

# 豫东抗战风云

■寒松

## 第十九回 庆胜利魏县长春意盎然 闻惨败司令官精神崩溃

姜涛、刘洪乘车回到了战场，见到了魏司令员，把两个战场的情况作了汇报，真是高兴极了。魏凤楼双手握着侯占山的手说：“欢迎你呀侯占山同志，你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欢迎你回到抗日战线上来，豫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！”

侯占山说：“长官，我早就想加入抗日队伍，今日天赐良机，使我脱胎换骨，重新做人，我决不给中国人丢脸。”

“你们的营长叫什么名字？”魏司令问。

“营长叫夏超，他不在这里吗？”侯占山一问提醒了刘洪。刘洪赶忙领着魏司令、侯占山去见这几个在敌人心脏里工作的抗日志士，一边走，一边向魏司令介绍夏超、孔居、吕胜、吴能和昨晚送信的付东江的情况。要不是他们的配合，亳州、鹿邑、柘城早已成为日军铁蹄下的废墟。魏司令听后心情激动，感慨了一番。

夏超、孔居在伪军队伍里抬头看见了刘洪和侯占山，心里想：“侯占山怎么会在这里？”这时刘洪已看到了夏超，高声喊道：“你还想当第二次俘虏哇，让同志们都过来，魏司令员来看你们啦！”

魏司令招手示意大家坐在地上，用高昂的声音向大家说：“各位抗日志士和各位兄弟们，今天我们又打了个大胜仗，这是抗日以来第二个大胜仗，这次胜利是豫东军民团结抗战的伟大胜利，是中华民族的胜利！这次胜利是与在座的分不开的，包括今天刚起义的伪军弟兄们，没有你们的配合和协作，这一仗不会这么顺利。国共两党联合声明，全国各民族联合抗战，不论党派，不论阶级，不论民族，只要不是汉奸，就是我们团结抗战的力量。我代表鹿邑县国民政府，代表鹿邑抗日纵队向起义的伪军兄弟们表示热烈欢迎。”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。

根据魏司令的指示，姜涛、刘洪坐在缴获的大卡车上，车上装的都是战利品，插上队旗迎风飘扬。后边跟的是六百多名起义的伪军，再后边是鹿邑抗日纵队的七百多名抗日战士，大军一路浩浩荡荡，往鹿邑进发。

姜涛、刘洪开车进了城门，大街两旁站满了欢呼的人群，锣鼓喧天、鞭炮齐鸣，欢呼声、口号声此起彼伏。姜涛、刘洪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，鹿邑军民都沉浸在极大的胜利喜悦中。

第二天上午九点，在鹿邑广场，庆功大会正式开始，会场上人山人海，红旗招展。高跷队、秧歌队、狮子队、舞龙队……热闹非凡。

由彭师长为立功者披红戴花，授立功荣誉证书，魏司令员又向立功英雄们赐酒三杯。“向英雄们学习！向英雄们致敬！”的口号声不绝于耳。

田中惊魂落魄，坐车鼠窜，九点四十分就回到了商丘市，直接去了司令部。言川司令正在办公室里静等三路皇军拿下鹿邑的胜利消息。

田中进门没打报告，言川抬头看到田中，心里猛然一惊，怎么搞的？

田中血压上升，脸色像煮熟的猪肝，又黑、又红、又青，没有回答言川司令的问话，伸手拔出战刀，掏出手绢擦了一下，跪在地坪上，双手握刀对着自己的腹部扎了进去。

言川吓得不知所措，慌忙去抓田中的战刀，往后一拉，刀从田中肚子上拔出，田中双手被划破，鲜血直流，肚子上扎了一个窟窿，血如泉涌。言川吓得面如土色，赶忙开车把田中送进了医院抢救。

言川司令给井勇一郎打电话，让他立即去司令部。

井勇一郎来到司令部大院，看到西墙下车库旁有十多个日本兵，双腿跪地面朝东方，手里握着从枪上摘下的刺刀，准备集体自裁。井勇一郎慌忙大喊：“巴嘎！”

十多名日本兵听到井勇一郎的喊声，停止了行动。井勇一郎领着十多个日本兵来到言川司令办公室。

言川司令问：“田中队长为什么自裁，你们为什么要集体自裁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汽车司机叫南山本木，见言川司令问他们，控制不住满腔悲愤，大声哭着说：“完啦！一切都完啦！大日本帝国的军魂彻底完啦！”

言川司令说：“前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南山本木说：“哪还有前线呢！就剩我们十几个人，其余人全中了敌人的飞天雷，要不是田中队长提前发现，连个回来报信的人也没有。”

言川司令一听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吓得面无血色，说：“你说什么？全完啦？真的全完啦？”话音刚落。一头从椅子上栽了下来。

井勇一郎问了详细情况，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随即以个人名义立即向冈村宁次拍发了求救电报。简单地把这次失败的情况作了汇报，请求急速派兵增援。

冈村宁次接到井勇一郎急电，极为震惊。商丘一旦失守，会给大日本帝国胜战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冈村宁次急电鲁西南日军司令部，命驻曹县机械化师火速进驻商丘市，十二小时内准时到达，贻误战机者，军法处置。

这个机械化师驻扎在曹县是准备攻打开封、郑州的预备主力军。冈村宁次把这支部队开调到商丘市，原打算成为豫东军民的克星，后来却葬送在豫东军民团结抗战的汪洋大海之中。这是后话。

井勇一郎刚回到宪兵队就接到言川玉洁打来的电话：“惠子腹部疼痛，看来到了分娩期，你是孩子的父亲，分娩时，你应该守护在惠子身边。”

惠子生孩子虽然是个好事，但井勇一郎感到无暇顾及，而且如果去了医院，就等于昭告大家惠子肚里的孩子是他井勇一郎的，让上面知道他跟军妓有了孩子，那可是要受军法制裁的。想到这里，井勇一郎便告诉玉洁说他有公务在身，去不了医院。

井勇一郎的答复让玉洁很不满意，放下电话就去找刘敬皇。刘敬皇一听惠子要分娩了，赶忙把惠子抱进车里，带着玉洁去了日军医院妇产科。

井勇一郎坐在宪兵司令部，两眼注视着落地摆钟，已是上午十一点，再过十一个小时不出事，商丘就安全了。他忍受着时间的煎熬，可谓是度日如年。

这时电话铃响了，是医院打来的，让井勇一郎赶快过去。井勇一郎还没问发生什么事，对方就把电话挂断了。

井勇一郎到了妇产科，看见刘市长坐在走廊连椅上，上前询问发生了什么事。刘市长说：“刚才几位医生会诊，惠子肚里的孩子心脉机能发育不良，要做剖宫产，把孩子慢慢从母体中移出来，再给孩子做心脏修复术。医生说给婴儿做心脏修复术危险性很大，要求亲生父母签字，如果是男婴，还需要亲生父亲为婴儿输血。这事小弟无能为力，让你来拿个主意。”

井勇一郎一听，心想，倒霉的事都赶到今天了，按中国话说，真是祸不单

行！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孩子葬送了。表示按医生的治疗方案抓紧动手术，确保惠子母子的平安。

惠子进了手术室。玉洁、井勇一郎、刘敬皇三个人在手术室外边等着。中间，井勇一郎进去被抽了五百毫升的血。手术很顺利，下午三点就结束了。惠子母子被从手术室推了出来，进了特级病房，由专业护士护理，等待康复。

井勇一郎嘱咐院长，今天的事情要尽量为他保密，并表明心迹，有机会他会做出回报的。

井勇一郎见到玉洁，再三嘱咐她不要离开医院，好好照顾惠子母子。并告诉玉洁，他有重大的军事任务，她的父亲言川大佐病了，住在二楼病房，让她抽空去看看。他要回宪兵队了，有急事给他打电话。

井勇一郎回到宪兵队，已经下午五点，他叫来了参议官张君。张君一看井勇一郎精神疲惫，面色发黄，好像大病初愈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赶忙上前关照说：“少佐，这几天你太辛苦啦，到院休息一下吧。”

井勇一郎说：“我刚从医院出来，是言川司令病了，他这一病，我的担子就重了。”

张君说：“言川司令可能是压力太大造成的。”

井勇一郎说：“不瞒你说，言川司令这次得病是战争失利造成的。今天早晨我部出动日、友军一千四百多人攻打鹿邑，中了敌人的飞天雷，几乎全军覆没，就跑回来一个田中队长和十多名士兵，田中队长差一点自裁身亡。言川司令听到消息，从座位上一头栽了下来，经医生鉴定是极度惊吓精神崩溃了。打援的两支小分队到现在还没有消息，我看也是凶多吉少，可能遭到敌人的暗算了，回来的希望很渺茫。”

张君一听，担心地说：“现在这种情况，商丘危在旦夕啊，一旦失利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少佐，我们何不请求援兵？”

井勇一郎说：“我已经电告冈村宁次长官，今晚十点左右援军就到了，是鲁西南派来的一支机械化师。今晚咱们要做好准备工作，让师部机关住在司令部，将士住在鸠井、路边军营里。你去安排一下，就说是我的命令。”

要知后事如何？请看下回分解。  
(节选自《豫东抗战风云》，未完待续)